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九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記序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
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
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

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于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

聖人為教於以修叙彞倫而容異能者於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耶其為傳亦多清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蒧固已戾于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于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黃帝老子為聖人

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
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于
人心之固有而眎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于孔子
况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于聖學故
與之特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
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
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

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
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
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
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
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
晏子好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于晏子之言不然何為

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哉故燧有功于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况又甚惑未盡祛于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誅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

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
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
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
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
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首而不深言者一
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
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

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臣子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配享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于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

並顏孟別躋子張于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
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
于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歲鯉于庭其失至于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
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于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
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
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

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于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于他日顧先足來不恭于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于先

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
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
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于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
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
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
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
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
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

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室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揚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于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壁淪汙注之擬魯類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柱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某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闕闕

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
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
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于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
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
之功于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
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

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
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
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
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
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
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
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
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于火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

故鄂通希魯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
曰是所謂時詘而舉羸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
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
子仁身敷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
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
構則稽梓人之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
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
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

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成毀而加汙隆國家必聚者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闕哉地以求之

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
也及誅四凶放驩兜于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
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
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烏遼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
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
可曉知者澧于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
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秦黔中夫以甘心一人
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

庶賦貢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均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

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
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
縣官所樹之粟亦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
求記所由興作于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
書院楚梓堂

千戶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

無解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倅銜言
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為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
也克呼勗實君長千夫洛陽鳴皋山下繇祖暨身三世
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
以來制度寢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
信于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為廨門以表堂
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
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

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繇未識余千里走書於
鄧以其友奈曼子堅為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
仲尼之道者為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
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
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
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于上帝雖曰過祠百千
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
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

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况軍旅之事尤
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
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
夫鑑也明足以燭鬚髮塵棄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
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于弓矢
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
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
耗亡膏粱紉袴之子制外閭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

馬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
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東是不
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鷲弗率之人相漸以
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啟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于
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
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鉞兼弣弛張之度矢
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
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

決拾有說翽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請
誘作命之目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解有豐糾過有
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
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
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于
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闈始闈其技其名是亭欲納
是身于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于維持太平在此而
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

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
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
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
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
以相卑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
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

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
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
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斯人哉然非
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
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
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于太尉忠
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畧于汴總兵
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

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
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
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變和雍
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
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
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
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
歸平宋功于公之生已賢乎思祐于死及薨有令贈謚

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為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祜妻君萬歲鄉又何如
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
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
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為聲諧之笙鐘
侑其利成為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於以格
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為堂

北此千里於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
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
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
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
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日記
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
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
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拙姚燧記

遊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於此與西北南三隴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資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

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丈縱廣十畝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釣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吳嶽岐梁之奇峰絕巘為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戶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于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上亦宜畧存阨然之跡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

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于公也今我與公屬
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
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毀也後之時
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阨然之迹曰嘻斯何
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與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
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蓋記諸余曰
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
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

為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
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于為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
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為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
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
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罹
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于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
能況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

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于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于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舊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免之

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
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于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免
雖虎兇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
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公名庭瑞字天表
至元癸未以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
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于蘓門山嘗病國統散于逐

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亡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為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為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為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于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

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為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闕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為漢為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為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

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
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為無終獨
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
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
為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為目錄事皆
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
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
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

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于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于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

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參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為無始故今于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于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二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為不韙者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為知言非獨走也有見

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于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髻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為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為文

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斷死公止共宿
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
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
盖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
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
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
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之
士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

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
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
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
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
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
之孰親于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
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
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禦魑魅徑林莽

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

與余相視一汝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游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

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
為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
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
能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
激思見其人于今使先生之至不嫌于自明肯曰向之
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
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
彼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闕畧而有取乎此也先

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
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
天質之美呂之學問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
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
從者為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于同門之士學為最怠而
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况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

之外哉昔之怠者為忘不加進者弛而為退矣宜季正之取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為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子之伯兄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

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于今俗翹然
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
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
凰之為物人或睹之猶為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
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
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為通易暗為明大有得于曩
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
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為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傑之士計不
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錄遂有
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
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為恃以待他
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予知也今乃若
是亦以有知者為快而失之為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
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

而亦未嘗輕是于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
論且然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
始取韓文讀之走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草
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
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
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
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于先師先
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

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聖賢也有級

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猶以失之為
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為哉則為去聖賢也無級
而絕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
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
可不謂之知已足為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
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
為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
夫蒞民既為循吏持憲既為才御史富民又將為良大

農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
藏于密也由積而為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于為言
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
純甫為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別也叙以問
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
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勅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

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錄而下出行省
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
有半馬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
吾應者員有盡故為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
猶以為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
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
也父戶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
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

不糾于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饜墨幸不罹罪畧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權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
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贏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于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為為賀其可賀者諺曰兩姑之間難為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

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
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
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
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
乎今之老于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
掖以為言闊事情而不適為用者恃其能此馬爾君既
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
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令焉吏人其留中其居外

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
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己亥秋八月上
弦日姚燧書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
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
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
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揚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

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
二尺少然皆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
玉板白洛陽楊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
州見三家張氏肖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
花皆十五葉衡紫株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
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
株三尺大可六七十萼七寸少十葉最盛又有色緋紫
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萼盛亞白花七寸大復有

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為
佳品今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為千葉小株獨萼五寸
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為鄧花之冠仁卿舊
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安則淺紅而今
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為言也長安洛陽諸花
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綿可喜如紫微者
衡紫為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
為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

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為同地至
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為異地亡慮
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
為英萬人為傑尤世不恆有者矧賞酬有數耶劉趙二
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飲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
左丞同朝為父執與之酒不敢飲毛園時為秦憲毛氏
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飲而去楊氏欄時
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為飲張

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為飲其盡
醉相謹者惟承顏亭一馬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
老行數千里之遠始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
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
未拒而心勿是之以為樽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
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
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
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絕聞壽安故在其玉板

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耶無亦若是花之
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可必耶細者且
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耶則吾平生所當勉吾身而因
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為老將至之一
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已記其
承顏而求之屢如父老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是心
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與
無誰與飲與不名為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

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
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為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
得者據蘭亭例為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
斗數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

明 劉昌 編

姚文公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
樂恭子民生于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
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于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

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已酉燧長翰
林之明年國史院編脩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
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
橫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礮石所資一不偕人出二子獨
加異乎古豈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
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
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
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可以貧

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於朝教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于為監為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事大吏徵為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為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䟽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于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井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圖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䟽曰君失其道責見于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

為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為以
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
聞君則曰吾不得于言者遂委印去反闕其家著書自
怡尋起為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
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
東南崔丘里為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為險譎非有
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
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

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綵綸
謀廟堂為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
德有言足矣奚必魚彼數者始為至耶夫人李氏貞順
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
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於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
修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於定敦教祀祀
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

躋滿秩而招入為胄監由博而承俊髮是範轉而奉常
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為帝耳目言
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闕立言行後
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啟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
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
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

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矣尋由避宅左
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胄乃奏召舊弟子
散居四方者以故王稹自汴韓思永蘓郁自大名耶律
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內劉季偉呂端善劉
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
儕或病告官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
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
為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

東宮公為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哈瑪特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鄰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鄰婦力明其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道拉實以已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發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為其按歷皆分

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
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先之
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
也如是之地皆周馬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
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
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
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
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

鄰牆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
濟民無佗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
相府拜巴哈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
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檢
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
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
程思廉發數縣民完堤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

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
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
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授教于輝明
年燧召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徒數
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先生成法也為
嘆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
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
北農副制下必墨線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

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
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
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
而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筆數
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
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游其門
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答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碣

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
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
堂號頤樂先生唐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
君孫勝白公見殺于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
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
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
譽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

本耶耕播之教况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
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
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乎白公耳孫猶令其
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
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于祀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至大庚戌郟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
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

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
僭于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沒產者皆
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
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
貴耶蓋郟王之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
克用喬孫為置守冢數十戶于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
在高唐即是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祀
孔子元貞始年賀表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

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
懷之為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
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
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
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居當大國之
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
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
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

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
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
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婚其家進之于王王甚禮之言
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為娶元氏子
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為君方
惟懷為州河之陽實為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
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翼賢王

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強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
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
鄉二子珪瑄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瑄在鄉
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大師
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
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并全蠡民以戰績

每最進冀州元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
公冀州軍民總管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
州再遷行省中都金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
龍收名聞望之臣求治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于河之
南宣撫司從宜府于陝之西行部于秦都漕于衛東西
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
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惟歲入其貢賦為安撫
司後邢易為順德升州為府乃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

祖托克托與公為斷事官位安撫上公年盛強俾與開
國勲臣苗胄為友則潛藩期任公者已不小矣世祖踐
極制監真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
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
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
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昭時崇顯
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恙亦以官植業
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

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
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
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
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毋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
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
之妻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
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
為今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及葬中山即別塋

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
舊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陝之峽石百官咸
會焉及妣夫人劉氏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
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
足于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
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
秉政秉彛秉衷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
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

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
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于其生亦庶幾古達
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
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斯瘞奚取
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
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
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燧還吳中過廣陵曰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
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
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為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
魂遊徬徨無所以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為銘隨又
遣其少子可亨拏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
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
而勞焉乃本之曰魏氏絲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

居桑乾桑乾為今弘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
守成中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堯荅館酒使子貞
堯荅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
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
初生翰林院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于金繇堯
荅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開國公子平相
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官皆以公貴贈堯
荅及子隴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

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權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斂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又為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人高氏七男笏琬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琬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

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為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為石者三萬歲抽其十一為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枚誦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脩聲輝耳目漸涵化淪其心絲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童宗甚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若弟弟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

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人人有為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鄉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斯世決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

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嗇為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刑司事為副為使入為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

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
知子哉矧必復于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
行寔寔可述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
堂三槐必貴于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
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
鷹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今修撰
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魄依依招
之從先墓來如歸撫撫秦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
史燧

頌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
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
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
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
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薄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
卷十

十六

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

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為太常臣
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著名行秘
書蓋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
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至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雙
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
亂而東不恒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
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

欽定四庫全書

中州名賢文表
卷十

十七

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
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摠衣之徒戶外滿屨橫
經入問為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
延海內搢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
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
斯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為童句儒
而止志于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
于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

果為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概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脩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

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
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
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
之言于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
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
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詎于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
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
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縛䟽哀饗粥悲憂為疾杖始能

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世墜典曠夫夫特
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脩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
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
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
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
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曰譽公賢丞相以聞
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
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

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弟今國王
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
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
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披香殿以大師南
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
數十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
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
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

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
之遺隋煬帝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
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藝亦令典矣哲
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
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
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
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
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

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青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歷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曰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

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厯廢厯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歲積歲為世必於厯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

之合朔漢太初厯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以故
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
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聖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
為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厯貞觀竟改從平朔李
淳風造麟德厯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為
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厯以為四大三小何害
今授時厯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并大實
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秦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

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衰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

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溫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黈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

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于心之謂德用于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君知名而名既至則溫其玉

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
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
徒十召公八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
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
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馬未有播粒于土而不苗
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
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
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

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
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
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
馬三子寅其曹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
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
繼述樞密院掾傅昱孫男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
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蒸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實

肩實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
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
斗鳶飛魚躍潛齋自蔀令聞之延已徹宸黠東帛彘彘
賁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伴斷已久其
宜進退汝著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
以取又曰歷義羣咏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
政無不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悉剖丹宸曰噫惟茲儲后
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識治黃耆惟汝為可肱

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
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
後



中州名賢文表卷十